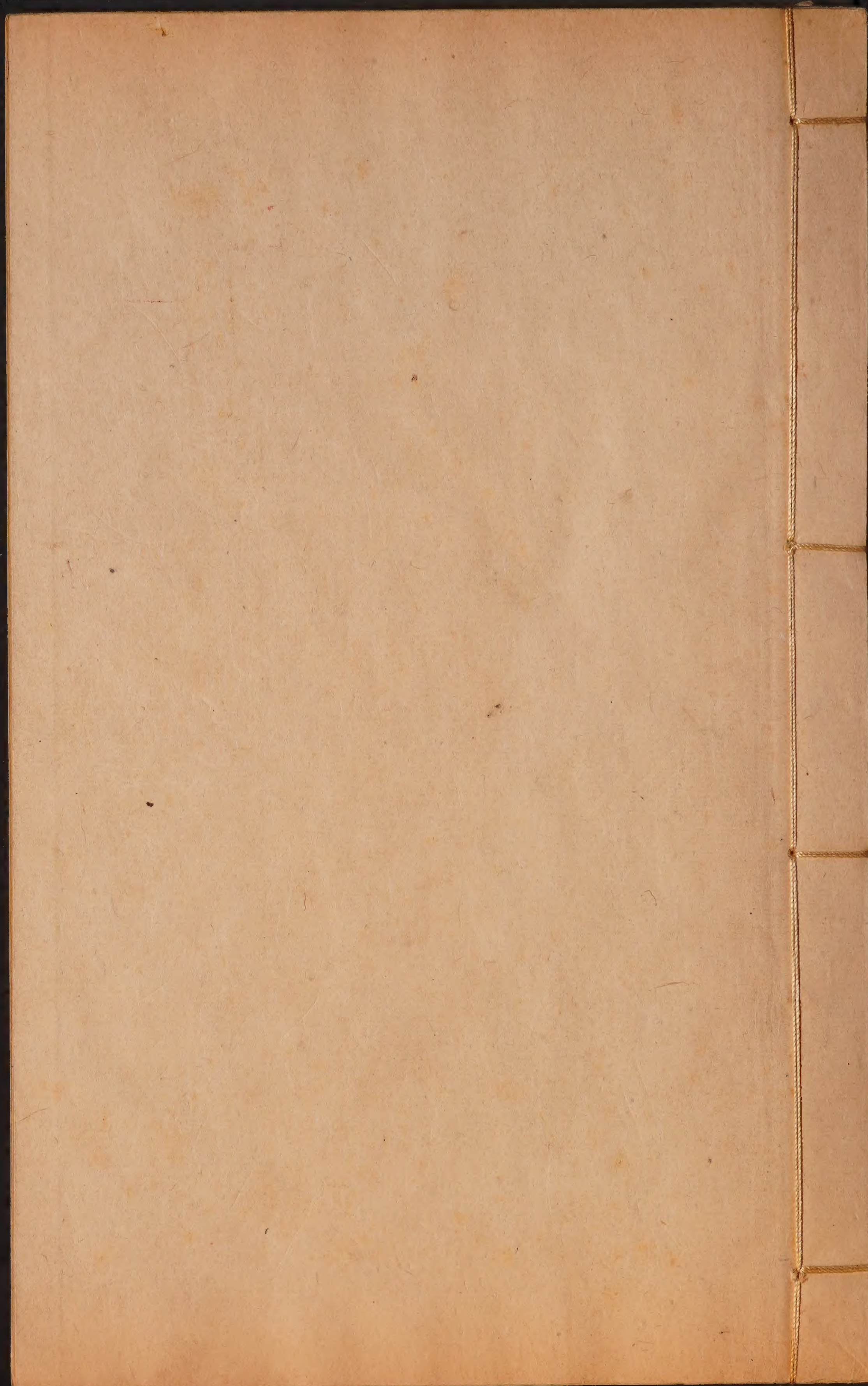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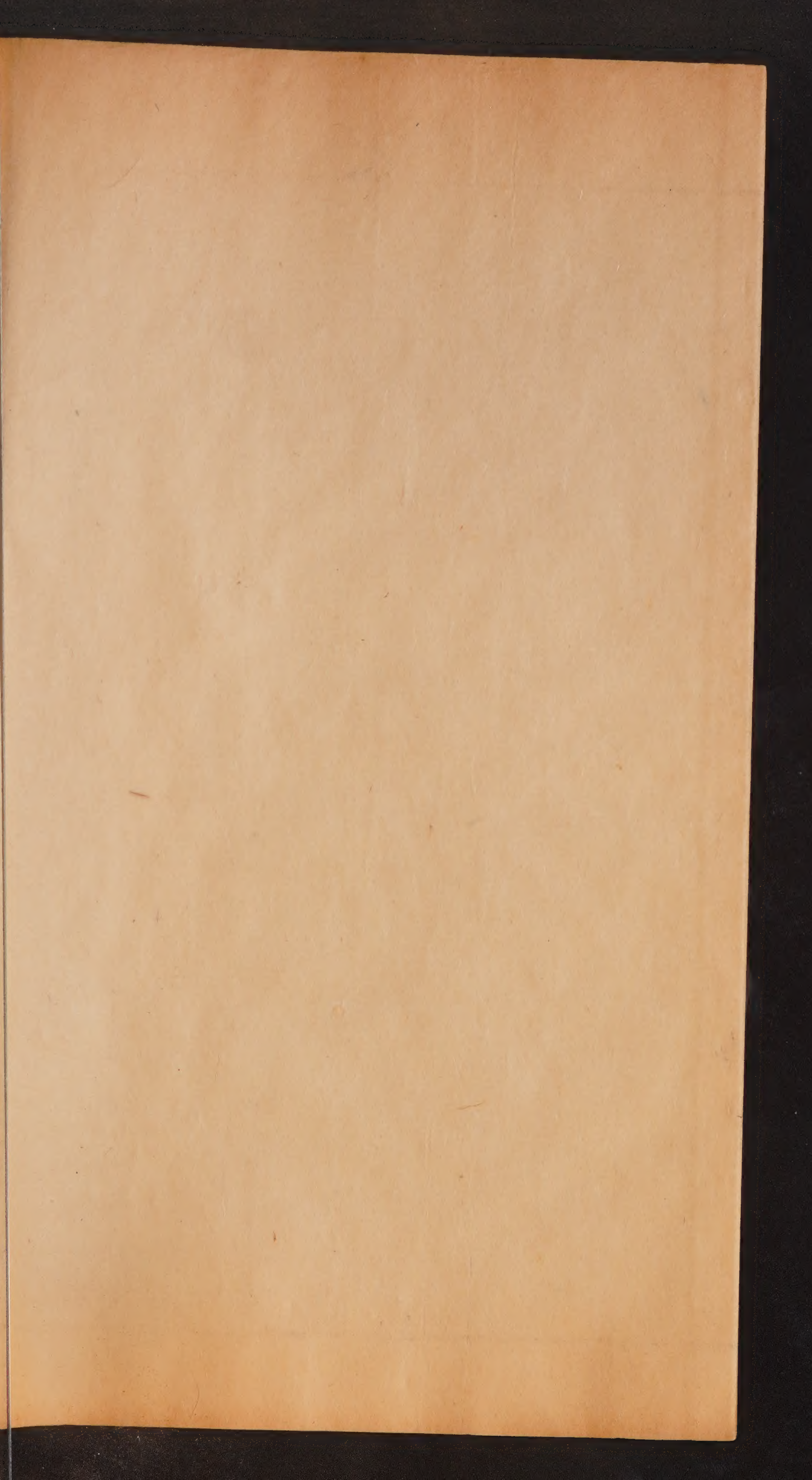






此書散說起不用冒識見高邁筆意淸婉

叙情縱筆極瀟洒變態之妙此豈俗人胸襟可及

以孔門之徒比已與歐梅此意最高空中發此高論

上梅直講書

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嘗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戹于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繇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

古人作書不虛美曲譽如此

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取東坡中第二平時有聲如刘煇者皆不預選放榜後士論洶

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后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聚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

洵此書疑有爲而上

此言已之樂處與上其徒足以相樂相照

自任不小

此本叙遇知已之樂未復以樂乎斯道爲梅公寫逼篇不脱一樂字貫串意高詞健

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賛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張以忠曰神情紆曲氣色嶙峋

直架平鋪中自有老蘇風

下面段段發明其難不廢四字意

把成敗得失合散平平說去文勢甚跌宕細看來又似以成敗得失與起合散意以題有苟合字面借客形主法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

看他俱是空中行全不着

鋪叙處如布陣勢部伍井然

惟其甚難所以不廢四段皆發此意

速成之功而勸于遲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獘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于相凌也于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履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于相怨也于是制爲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四比填入格眼本是時論却能援經傳事情化腐爲新

朝夕首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于室死以塟于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于相離也于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于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于相侮也于是戒其羣居遊嬉之樂而嚴其射御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

肯綮在此四字下引藉用

白茅又爲此四字之証得此挽挈便整齊直至結尾說破

至結末始露題

莫大于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用之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濶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盡矣

姜　實曰易以賁飾噬嗑而此論發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苟合之弊故聖人制爲之禮以飾其合逐叚引事來歷經典尤深得易之旨

張以忠曰至言精理極有關涉此持世名文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知貢舉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諭時與其事得公刑賞論以示歐公歐公驚喜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鞏所為鞏公門人也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

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論洶洶久乃信服

皐陶無殺人事將來與舉鯀事對映形容過眞奇絕

因上疑字發揮一篇詞意精透

至此又提仁義二字仁可過義不可過奇論

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

應前

歸到仁字正見忠厚之至

未發夫子作春秋亦刑賞忠厚以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商可見一道之傳結似有餘未盡

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羅洪先曰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極熟此書

故其爲文駕虛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三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此等議論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將無作有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張以忠曰藹然仁人之言

又曰波瀾相推徃徃層折

說大意起頭有力
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以疑本題卻方析入本意議論出人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
此下一段正是為發難張本間架亦本原處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力）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

此段發難又爲下段解釋張本

揭齊晉秦楚四國事反覆三段如層巒疊嶂筆力甚高

開鎖有力

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

此言春秋不與秦楚下二句應上純不純字幹下意

此数句聯合前後有千鈞之力

上說戎狄全無分解處人皆以爲如是重深絕不治處今乃出入意外而說戎如此

彼自中國說入夷狄此自夷狄說入中國見以不治

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

治之本意

結得無餘

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呂祖謙曰前面開說長後面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一轉故也

謝昉得曰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

張以忠曰醇雅圓結最有體局

一篇眼目主意在大節二字議論高氣魄亦高可想見當日阿衡事業

轉折處筆力甚高

伊尹事功莫大于相湯又莫難于相大甲放之復之而人不疑其耕莘之節素取信于人故也論伊尹者無踰此篇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廉潔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簞食豆羹之積一鄉之推議論驚人

議論根子

說宰制天下如談見聞中事了無疑異是至理亦是確論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貲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

以舜禹皐陶來擬伊尹見得舜禹惟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伊尹惟素有不屑者足以取信天下雖讓與放與而心一也
文法三叠放下全得一鎖
今之君子苟可以利巳則靡不爲矣天

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恐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

下何事可做故曰惟有守可以爲

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爲一希潤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張以忠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而又相湯伐桀而又放太甲而相之皆從古人所未有之事伊創爲之而無懼無沮蓋自信眞而天下疑信弗計也後之君子內無以信心外無以信天下不識時宜而湯然思踵其轍未有不蹶者公此論蓋深痛夫拘常守故之儒而非謂君臣之際可憑臆而决也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罪一篇綱目

氣悶

過接處不費力

拓開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

借此立論未必是聖人之意

李斯坑儒焚書出于荀卿此論前人未發

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

世與獨兩字下得最好見荀卿爲異端

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主意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以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

又挨到李斯

警策

應前獨字

又推到荀卿

歸過荀卿其文一字不可易

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衆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繇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

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喻讐切

仍以孔子作結

鍾惺曰寫出千古來一執拗乖戾之人皆爲荊公而發

張以忠曰深文峻筆議論絕高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

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

再發一難難處解處俱屬國手

此正天之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及處

東坡以秦法之弊作斷見得法弊于酷以至如此

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

上面叙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姦殺看此處解得甚好

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盡矣荊軻之變恃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荅前假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作此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文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

再說商鞅見得非平易忠恕之道

言秦之亡由于法令太嚴繳上意

千古快論

自始皇說入漢武意氣璘屬血脉渾剛

切証可爲後世之戒

（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見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人之言）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

痛切

也。答前設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謝枋得曰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于蒙毅之去左右

而在于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爲戒一說李斯趙高敢于矯詔殺

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

在于斯高之亂而在于商鞅之變法始皇

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當以爲戒

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

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于殺其禍反

及子孫附入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張以忠曰看破古今事局尋究原本理確論邃識正
筆高至篇中頓挫跌宕變化圓活尤非他
人思力所及

起有舍蓄所由出三字便見原道德之意

申韓原于道德得此論始透

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老莊遺去情累無情之至必然無恩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繇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昔周之衰至此皆老莊之學）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

繫入

入老聃之罪爲下段張本

文詞粲然

此意從孟子論楊墨無父無君說來

接引到商韓筆妙

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

纒綿連轉反得透快借此一翻便是深文手段

意更完

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子之後其禍爲申韓道理自是如此

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于名術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　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繇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

推廣以結之含不盡意

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姜寶曰此論韓非之禍原于老莊即是論李斯之禍出于荀卿皆拔公衛道之文

張以忠曰深醇駿快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字一句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晁錯論並觀

文勢甚婉曲

若無陳涉之得民六句便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

開端先醒題旨

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雪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

接羽殺卿子冠軍一段則文字直了少曲折且義帝之立一段一直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妙法

一篇綱領

右二句文勢優游

于人所不見處生論

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

破秦起丁項羽其殺宋義雖過然勢不錄已

氣滿意足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居儋耳時作詞修而意遠

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 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

皆深思極情之文與少年制科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

樓昉曰項羽殺宋義便是要迫義帝弑義帝便是要去范增蓋宋義是義帝所愛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出筆力老健無一箇閑字此坡公海外文字故有老氣

張以忠曰精識奇思情理曲合

又曰開闔起伏暗自轉應絕無痕跡可以追蹤

忍字是一篇主意謂子房木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鉄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父老之圯下始肏之取屨納屨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汪以折其不能忍之氣而教之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法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恠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

此段俱是將無作有當取其法

使子房見之亦當心服

妙論

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子房使力士提鐵鎚重三百斤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謂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子橋上

翩翩筆力何入到得

此處又提前語重發明之

此是因擊始皇上起議論意思甚高義理亦正當說得透徹

子房後至怒罵更與之約子房果至父老曰孺子可教也乃授之書蘇公即此語以發明之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

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勾賤爲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勾賤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于坐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

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上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僕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

萬派飛流注在一壑

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

收得奇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爲齊王繇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證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黃震曰東坡之文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

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
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叙
事留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唐順之曰一意反覆到底中間生枝生葉愈出愈奇

張以忠曰雄健渾深神竒不測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體製甚好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暗說鼂錯削七國事）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它人任其責（暗說鼂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也）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衷

於錯之不自將處尋綻立論

著堅忍不拔四字責晁錯不能從容收功仍著徐字

驟字便見錯所以取禍

用大禹事乃見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景帝怒錯錯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詞主意在

盎所以進斬晁錯之說　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
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
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伏後案後篇皆解此句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
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
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
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
于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
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

此

此段判斷鼂錯之罪情理悉合卽錯聞之亦必心服

高識遠見深謀至論

因自全遂生自禍兩字收上錯有以取之之意

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

結句最妙

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鄒浩曰東坡之文若晁錯論以神氣爲主不以字句爲工

張以忠曰已居守而天子自將景帝縱行其策亦有間之於外者即錯自將而討吳楚亦必有間之於內者觀景德中澶淵之役寇公挾天子偵行而猶懼讒講好成功之難固如是也後之君子其可不量時宜而毅然自行己意哉

屈到去芰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柳子自言作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世有語乎者予無憾焉而東坡發之極當即子厚亦嘗首肯蘭左氏之說破子厚之論筆勢變化意見反覆

續楚語論

屈到嗜芰○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此原是左氏綱目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于路寢見喪大記不死于婦人之手至于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

三引事重自處死

二鎖

若敖氏八世祖

句語頓挫

此段以大不忍意破忍絶其父將死之言

敢不勉其於生死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揜義至于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愚其

此段以臭大之陋破思其所樂意又引曾元宣子二事以美子木一兩引事重處君父之死

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于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于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檀弓 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荀偃 視不可含。范宣子盥而撫之。盥手而撫其尸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荀吳偃之子 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

只斷後一段意自爲完足且有筆力有關鍵收拾得好

嗣事于齊者有如河時伐齊未成功故懷子指河爲誓必欲伐齊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于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云云繇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疢之美子本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唐順之曰逐句關鎖似諱辨體

張以忠曰崇言正論引據經典確不可易眞足以彰子本之賢而破柳州之說

